

奔流

M.C. (P) 199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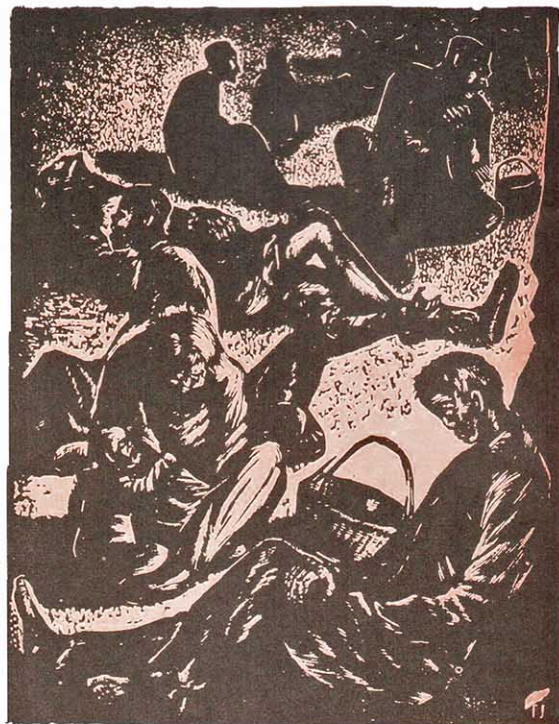
抗战八年

木刻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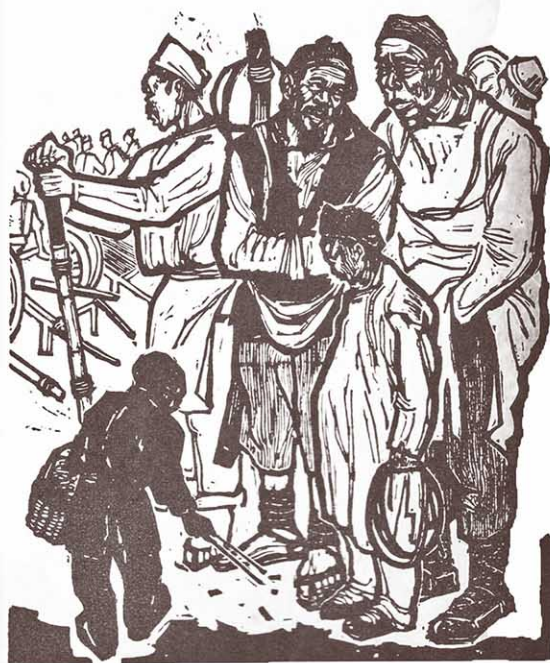
悲惨的童年

李志耕



住在都市背面的人

潘仁



拾荒

西崖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火炬。

鲁迅

第五期 目次

小说

行动	业医	2
三万	史吟	5

散文

狮城的哀鸣	沈扬戈	8
胸有朝阳	张禾	9

诗歌

偶成	何川	4
不要站着等他	马奔	4
记一个迎新晚会	林耶	4
拳头	高水明	20

随手拈来

是谁的过错	崇汉	14
最先赶到	彦之	14
影评的题外	何川	15
见闻录之二	吴亮	15
皆因「太繁荣」	萨之	16
也是怪谈	明蟠	17
谈二花脸	松台	17

抬槓

狼狐党	工蜂	12
辩解	林康	12
交通警察	宋彬	12
赞颂	林康	13
致某医生	却敌	13

评论

周枬的一面破铜锣	彼岸	10
特质的文学	陆文白	18
没有积极作用的诗	山心	21

沃土

这才是前途(小说)	秋豪	22
卖榴槌(诗歌)	何丽芳	23
没有童年(诗歌)	山红	23
起来(诗歌)	庄卜	23

读者来鸿	读者	24
秋收	张望(封面)	
北方木刻	(封二)	
抗战八年木刻选	(封三)	

編輯者：奔流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製版者：遠東電版柯式製版公司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这件事情发生在K城的一所××型中学里。

一

文生慌慌张张地从厕所里冲了出来，飞快地奔向教师办公室。

顷刻，他和训育主任刘某神色慌张地出现在厕所里。刘主任接近门板，瞪大着眼，仔细地瞧着门板上的每一个红字；他的视线慢慢地往下移，移到一张鲜明的漫画上时，禁不住惊叫了起来：「啊！这……。」他一时吓得竟说不出话来，胖脸上的肌肉，在惶恐地抽搐着，额上沁出了一点一点的汗珠。

过了很久，他才又喊了起来：「反了！反了！连我们这种新建的学校都出现了破坏分子，那还得了，那……一定要严加查办！严加查办！」他咬紧了牙根，加重了最后语气。

「是，是，一定要赶快捉出来，马上开除。这是第一次发生，我们一定要第一次就使它失败！」文生蛮有把握似的，握紧拳头，往掌心狠狠地一击，接着说：「现在最好来一个突击行动，马上检查每一个同学的书包，搜出那类红笔来。」

「好！你能干！」刘主任拍拍文生的肩膀。

于是，检查马上开始了。每一位同学都不能离开课室，书包、抽屉、衣服、甚至鞋子都检查过了，结果，一无所获。

二

第二天，刘主任、文生和十几个纪律员在美

术室召开紧急会议。

刘主任在会议上发言：「各位纪律员，学校近来发现有破坏分子乱涂墙壁。这是破坏公物的行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同学都会因此感到切齿的愤恨。所以，我们应该严厉禁止，并且设法提出破坏分子。从今天起，你们得严密防备，密切注意那些外表看起来象『山芭松』的同学进出厕所。」

刘主任稍为歇了歇，又提高嗓子嚷道：「各位，注意，你们任何人，谁能够捉到越多，你们的品行和课外活动的分数也会越高的，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们学科分数！」

他揣起茶杯，呷了一口，一对小眼睛透过薄薄金丝眼镜，注视着正在交头接耳的纪律员，得意地微笑着。

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他对文生说：「文生！放学后，留下两个纪律员，将厕所里的那些红字涂掉，要涂得一点字迹都看不见！哦，还有，只是涂掉那些红字，其他的『那些』不要涂掉，尤其是那些杰出的图画，明白吗？哈哈！好好地干吧。」他得意地笑起来。

「是，是，这个还用得着你交待吗？哈哈。」次日，墙壁上的红字，全被涂掉了。

厕所间，也时常出现几个纪律员在徘徊。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墙壁不再出现红字了，纪律员也渐渐松弛下来。

三

一天上午，厕所的壁板上又再次出现了先前的几个红字，并且在厕所的大门上，写了几个大

黑字：

弔死走狗刘××

刘××滚出学校。

反对宣传黄色文化。反对学校开 PARTY。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地传到刘主任耳里。

「反……了，反……了；竟……然反到我……头上来了，你……你们这些饭桶，只晓得拿分数，拿薪水，什么事都干不来，叫你们捉人，一个都捉不到，反而让他们闹到我头上来了。你们是做什么的？还死呆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点给我捉，还不马上将这些字涂掉，还不马上搜查，还不……。」

「是，是。」文生低声地答应了，然后转身对各纪律员喊：「你们这些家伙，还不赶快分批去做，马上宣布厕所戒严，禁止同学出入厕所，立刻将厕所里的字涂掉。快，去。」

纪律员刚要走，忽然又被文生叫住：「记住，只是涂掉那些字。哦，知道吗。其他的不要涂掉。」

四

这一天，放学时，文生在整理书包。忽然从书包里搜出了一封信。他连忙拆开来看。信上潦草地写着：

文生狗头：

你们现在正为着厕所里的事情忙着吧？我们也为着这件事在忙着讨论呢。我们打算替你们解决这件「讨厌」的事情。你是狗腿中的大狗，所以，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刘××

走狗刘××

我们这样称呼你，你应该感到无上光荣吧。你正为着厕所里的事恼怒着，是吗？我们也正为着替你解决这件事而忙着呢。

首先，我得解释清楚，我们这样的称呼你，是应该不会太过份的。厕所里壁板上的那些肮脏的图画和文字，存在至今已有两年时间，这些，有一小部份是受了社会上泛滥着的黄色文化影响而致思想腐化的同学所写的，大部份——根据我们的调查——却是文生和一些纪律员暗地里贴上和涂乌的。我们没有法子知道是不是你唆使的，但从你的行为表现中，可看出至少是你纵容他们涂写的。

两年时间，你一个都不涂掉，这明显的说明了你是有意识要在学校里散布黄色文化，来毒害、腐蚀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意志。

你身为训育主任，竟然不劝止「老师」们穿着、戴着、梳着各种摩登的装饰，戴着遮阳镜上课，难道他们真的不敢面对阳光到这个地步吗？「老师」们上课和学生说无聊的话，引诱学生们「赶上时代」。胡扯什么『看琼瑶的书，学习它的文句，有助于写作。』而且还更大胆地利用学校的校庆会、毕业典礼等，鼓励同学开荒唐的 PARTY，你的居心还不够明显吗？你身为一个「老师」，晚上跑酒吧、逛夜总会，你对待女同学的态度，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对待黄色文化是那么的纵容、鼓励，而对待几个正义的红字却怕得要死、吓得要命。只要一出现这些字句，就马上将它除去，而且千方百计地要捉我们。你们这种种行为，是令一切真正有正义感的同学感到切齿愤恨的。你还无耻地胡说我们的行为令所谓有『正义感的同学都感到切齿的愤恨。』真是可笑之至。

你在外间跑酒吧、逛夜总会的秘密，我们调查得清清楚楚，你如果怕丑闻泄漏，你得将厕所里的那些肮脏文字及图画全部涂掉，而且在今后不准在学校里开胡闹的 PARTY，否则，我们将公开你的丑闻，不管你们怎样的严密防守，我们总是会有办法的！

我们限定你在一个星期内办好这件事！
一群正义的同学

五

这封信交给了刘主任。

当他看完了信，满头汗水，发抖的双手紧紧地握着信纸，厕所里那一副又尴尬又惶恐的表情，再次出现在脸上。文生可怜地偎缩在一旁「静候差遣」。

同学们的威胁，在平常的时候，刘主任是大可以「一笑置之」的，只是，近来常常听说有一些人在「上面」走动，「算计」着他的这个职位。这样的時候，他万不能不加倍小心点儿，提防被人家找到「借题发挥」的机会了。

「啊！文生！文生！」他从安乐椅上跳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叫着。

「是，是，主任，有什事情。」文生被刘主

偶 成

何 川

报载：因为在汽车上发现有「不良刊物」，两名在××山惊险车祸中受伤的青年，经已被扣留查究。

从两百一十六尺的悬崖掉下
你们并没有死去
以为在医院里疗养
大家关心着
你们的伤势未愈
××镇拘留所的大门
却已经打开了
等你们进去

什么是「携带不良刊物」
我非常肯定
绝不会是坏书
如果书里讲的
是什么性爱 肉慾
你们绝不会得到
象这样「美好」的待遇
这样「合理」

既然从这么高的悬崖掉下
你们并没有死去
那么 等将来有机会碰面时
让我以英雄的方式
向你们敬礼

不要站着等他

馬 奔

站在铁刺网边的
那个姑娘啊
请不要、不要悲伤
你那心爱的小伙子

昨夜偷偷离开你的身边
叫你站在那儿等得心酸……

离别谁能不悲伤
可是
当小伙子听见北方
歌声飞扬、战鼓擂鸣！
他的心啊——
早已飞向深山……

站在铁刺网边的
那个姑娘啊
请不要、不要悲伤
泪水快抹干
和小伙子一齐
响应那伟大的号召 祖国即将
披一身金色的阳光

記一個迎新晚會

林 耶

彩旗向着我们飘扬
歌声欢迎我们到来
热情
象习习的暖风
吹进我们的心田

这是一个欢腾的夜晚
大家虽然未曾相识
友谊
却早似长长的线
牵引着我们的心房

就从这难忘的时刻开始
我们
年轻的朋友
怀着相同的理想
走在同一条路上
朝向伟大的目标

任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不知是凶是吉。

「文生！你立刻召集纪律员，将厕所里的一切文字图画都涂掉，尤其是那些……那些肮脏的淫图淫字，更要涂得一干二净，一点痕迹都不许留下。快去，有什么差错，我找你算账。」

文生摸不着头脑的步出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剩下刘主任，脸色似乎松弛了许多，心情渐渐松弛下来。

「哈哈，这些傻瓜，涂掉了厕所里的图字，学校里这种无形的图字多着呢，就算学校的给消除了，社会上还多着呢！凭你们几个家伙，消灭得了吗？哈哈，以后我再找你们算账，真是一群正义的大傻瓜。」

他心里越想越得意，以胜利的姿态，翘起了双脚，点燃了一支香烟，闭上眼睛，然后堕入了什么粉红色的梦乡里去了。

三 萬

史 吟

夜降临了。

虽说有路灯，但路灯仿佛是只为某一些人而设的：大路上灯很多——这样或者就能够讨得高贵的旅客的欢心吧；小路上灯很少——反正高贵的旅客也不会来到这些地方。因此，虽然大路灯光如昼，但在大路附近的一些小路，却只有淡到几乎没有的微弱灯光。

尽管如此，但因为这里的路我已经跑熟了——半年多了，怎么会不熟呢？——因此，真是“老马识途”，一放工，我就骑着我的摩多西卡朝回家的路驰去。

当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时，因为人地生疏，曾经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故，而那件事发生到现在，虽然已经半年多了，却仍然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此，每次奔驰在这条小路上时，我总是回忆那件事来。

发生那一件事的那一晚，是我到“裕廊镇”来工作的第一天。

那晚放工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我简单地把手脚洗干净了，就骑着破旧的“摩多西卡”回家。

这时，已经是七点多了，太阳早就收工下了山。小路上，只有薄弱的一点点灯光。也不知是因为路途生疏还是近视眼的关系，真倒楣，我竟跑错了路。我，迷路了！

路，是那么样暗；淡淡的灯光，好象久病的人一样苍白无力。但是，儘管如此，我还得靠它来辨认方向。

于是，我东张张，西望望，看看街名，又看看各种建筑物，希望找一件能够帮助我认路的标志，以便跟踪而去，从而找出回家的方向。

啊，啊，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前面那××厂不就是早上我来的时候经过的地方？那么，从那条大路一直走去，就可以下坡了。

于是，我加一把油，让“哩表”跑到三十哩为止。

该死，一辆巴士车跑在我的前面，刚好要转

弯，没法，只好跟在后面。

巴士车弯过去了，我也弯去了。心想：现在我可以割过去了。

“喂，STOP！”一个声音从后面追上来。

我回头一望，糟了，是人民的“公仆”啦——警察。

不过我想：“不会是叫我吧！”我看看“哩表”，才刚到三十哩而已嘛。

“STOP！”那警察指着我大嚷。

有什么办法呢？给他指到了，我只好把车停下来。

我刚立定，他已气呼呼地跑到我身旁，并指示我在路旁边停住。

“叽哩呱啦，吡叻叭啦……”他是华人，我是华人，却偏要讲一些叽哩咕噜的红毛话。

我只好摇摇头，耸耸肩膀，表示我“不知所云”，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你不停车？”他指着十字路口，用马来话这样恶狠狠地问我。

“为什么要停车？”我也不客气地顶了过去。觉得还不够，又补充说：“那辆巴士车也没有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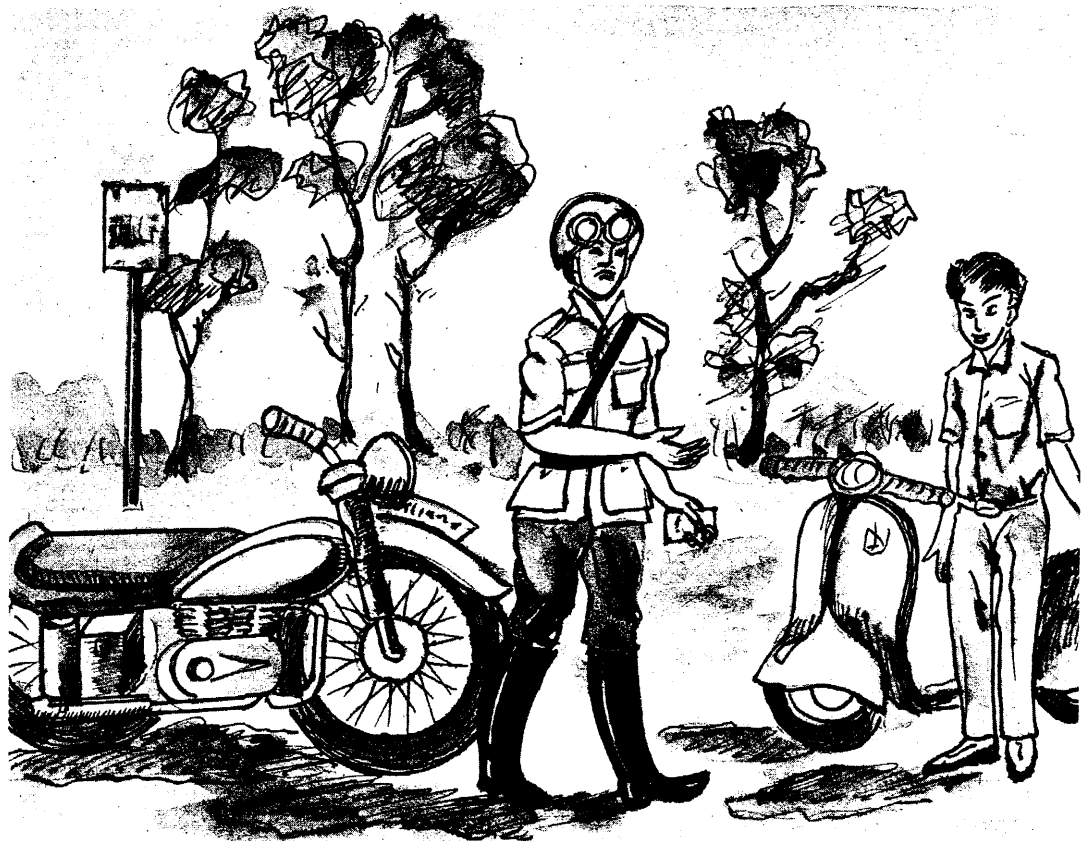
“你瞎了吗？”他不等我说完，就恶恶地骂道：“你看不到那牌子吗？”

我顺着他的手看去，果然，在刚才转弯处的十字路口的一棵树下，站立着一块牌。不用说，上面一定是写的什么“STOP”或“HART”的字样了。可是刚才怎么完全没有注意到呢？这时，我也记不起是因为兴奋过度呢，还是当时只顾赶路，还是路灯太暗，还是……总之是不记得了。

但是，明明前面的那辆巴士车也是没有停的。那么，巴士车没罪，我又“何罪之有”？于是，抓住这一点，我企图据理力争，于是，我说：“可是，那辆巴士车也……”

“叫你停你就得停！”他的话一样恶狠狠的，仿佛他的话就是“圣旨”似的。

这时，我想到：那可能是有什么文章吧。先前听人家说，一些大公司的老板，每年都要有“



礼物”去“孝敬”交通界的大人物们的，这样就可以省却了整天收到“三万”的顾虑。虽然他们有时也收到一两张，但那仅仅是一个“意思”，如此而已。这位人民的“公仆”，如此不让我提到那巴士车的问题，是不是正是为了这个，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一张“三万”就是十五块，而我的工钱一天也不过三块几毛钱而已，要做几天才还得起一张三万呢？想起这些，我又觉得非跟他力争不行。

于是，我说：“路这么暗，而且那块牌又放在树下，所以看不清楚……”

“哼——！”他只用鼻子来回答我。这“哼”的一声，可能有几层意思，我不敢妄猜。可是，以语气来说，它的火药味还是跟先前一样。忽然，他问道：“你有礼申没有？”

“当然有啦！”我说。心想，没有礼申，还能驾车吗？心里觉得他问得有些出奇。

“拿来我看！”他好象不相信似的喝令着我。

我不迟疑的就把礼申拿出来。这是一张簇新的“学车执照”呵！上个星期我为了工作方便才

去拿的。并且，后来又拉了一辆“老驳卡”的二手摩多西卡。

我之所以不迟疑地把礼申拿出来，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的。因为这是新的，不用说，我是刚学驾车不久的，而且，这“不久”是才几天而已啦。我想，或许他会看在这点，警告警告一下就会放我走的。

于是，我把它交给他。

“哼哼！”不想他看后，鼻子里又哼哼了两声，得意地、狰狞地笑。

接着，我看到他拿了一本簿子，一支笔，才比先前的语气和平些地说：

“我给一张三万你好吗？”

这又是多么奇特的问话啊。好与不好，那理轮到这个小市民来发言呢？

但是，我看到他装模作样，而其实却是一个字都不曾写到。于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他来势凶凶，出言狠狠，为的，就是在我身上打主意。

“我给你一张三万好吗？”他看我楞在那里，就重复地把这句奇特的话再说一遍。一边手又比比划划的，好象真的要写些什么，一对眼睛

却死死地盯着我，紧张地等着我的答复。

“当然最好是不要啦，”我说：“请你帮忙。”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新手，你就请马虎一下，算了吧！

“可以的，可以的。”他一转刚才的态度，几乎是兴高采烈地，又补说：“我可以帮忙你的，不过，你要帮忙我什么呢？”

这意思还不清楚吗？“你帮忙我钱吧！”——只是他没有在嘴里说出来吧了。

但是这样一来，我就更呕心了。方才的气势凶凶，接着的假装搜查礼申，现在的嬉皮笑脸，原来说穿了，都是为了钱！

先前我也曾听人说过：只要在礼申里夹着钞票，当这些浑蛋要看礼申时，你把钞票同礼申一併塞过去，这钞票就象一张“国际护照”一样，什么关都过得，什么事都迎刃而解——当然，当你从浑蛋的手上拿回那张礼申时，该“国际护照”已经不翼而飞了。

“八块钱！”

他见我久久没说一句话，就直接了当的开了一个价钱来。

“三块钱好吗？”我跟他讨价还价。因为我觉得，倘能花三两块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好，省得又上“法庭”，又化大钱。这也算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虽然，三块钱已经是我整天的九十九巴仙的工钱。

“不行不行，”他说，“最少五块！”

“三块吧，三块已经很多了。”我说，是啊，三块已经很多的。象今天我做到筋疲力倦，一天的工钱也不过三块几角钱而已。我可不是大老板啊。

“不行不行，不然，我给你一张三万！”他既然在话里夹着要胁的语气。

我开始恼火了。他妈的你要打我的主意，竟然扮演了许多咀脸，又恶，又骗，又笑，如今又这般欺人。况且，明明人家巴士车也同样驶过去，你这浑蛋却偏要找我这小市民来对付。是的，我应该恼火的！

我先前听人家说过，有些地方的浑蛋很不象话，居然偷偷摸摸的在阴暗的地方摆上“不准进入”、“停止”之类的牌子，然后自己就在一边埋伏，“守株待兔”。这浑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很难说。

这时，我又记起谁说过：这些浑蛋如此盛气凌人，其实是气势如虎，胆小如鼠的。这种人，如果你怕他，他就越要吃你。如果你不怕他，他就反而要怕你三分！于是，我立定主意，顶多给他记一张三万，连一块钱也不要给他！

主意已定，我就斩钉截铁的说：“好吧，你给我三万吧！”

“三万一张十五块啊！”他给我比较利害关系，而这时的语气，又显然地是温和了不少。

可是，我不管他这些。我只管我自己也拿出一本笔记簿，一支笔。

“不用紧，你给我三万吧！”我坚决地说。

与此同时，我又看看他的胸前的狗牌的号码，又看看手表，然后在笔记簿里写了一些数目字。……

我的这一些做作，其实也只是做作而已。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既使含冤被罚款，又有谁替你申冤呢？难道没有许多人士经常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接到莫名其妙的三万吗？再说，在这“法治”的国度里，既使真的控告他吧，又有什么“物证”？又有谁做你的“人证”？

却不想我这一举一动都收效了，他的语气又再软了许多：“好啦，三块就三块吧，这是破、破例。”这时的讲话，“破”字重复了两声，看来，他内心已经发抖了。

“三块也不给了，我回家等你的三万吧。”我说。

“这又何必呢？一张三万十五块。”他又再软弱了，而且近乎央求。

“不给就不给。”我也不知那来的勇气，竟然这样的硬顶过去。这可能是他的自灭威风而长了我的志气吧。

这一次轮到 he 楞住了。我知道，他骑马难下了。良久，他才无可奈何地在簿子上划了划——一天晓得他有没有划，这可能又是象刚才一样的表演吧——而后，把礼申交还了给我。

我收好了礼申，燃着了引擎，又狠狠地钉了他一眼。他仿佛象老鼠一样缩在一边，避开了我的眼光。

于是，我开车了，哼着歌儿朝目标驶去。

灯，还是那般的暗，象久病的病人那样苍白，那样弱。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

今天，我在“裕廊镇”工作已经半年多了。可是，那张三万却还是没有收到。

并不是我整天耽心那张三万，只是，我这样想：这个地方，据说是有着全东南亚最为廉洁的行政人员的。幸好我碰到的，只是这些廉洁的行政人员中的低级的，不然，恐怕就没有这样的便宜了。

我忘不了那个，不，那些浑蛋的丑恶咀脸。特别在我听到那些肉麻的颂赞的时候。

蘇南煤的哀鳴

沈場

冷风一缕缕的吹拂，点点的寒星，眨着鬼眼。门前的小黄漂着午夜的冷月，发出长长的吠叫，凄凉的声音在黑夜里抖动迴荡。

「咿啞呀，咿啞呀！……。」

邻房骤然传出一阵仿佛是福建小调的歌声，唱词杂乱不成曲。然而，调子低沉哀怨，象是悲怆的呜咽。这时，房东阿婆蹑着脚步来到我的门口，欠着身子轻轻的说：「他今天才出院，还不正常。对不起呵！」

「先生，早安！」

翌日清晨，我正在漱洗时，突然，背后有个招呼声。我猛回头，一个诚挚的笑脸，露出前排的黄牙，肤色栗黑，消瘦，衣着不讲究，头发蓬乱。我点着头回应了一声，他也稚气地「嗤嗤」的笑了。

从阿婆处，我知道了他片断的身世。

「亚添，他家有五口，是我的老房客。父亲是拾『臭铁』的，头发花白，枯瘦，有些伛偻。生活一直很贫困，有一次说是弄脏了马路，犯了什么『路』的被抓进去，出来后就染上了肺病，去年尾就去世了。亚添他妈，大哥和三妹，在悲痛和贫苦的交迫下，相继的神经失常，进入板桥，至今仍不见好，呵，真可怜！」

阿婆频频的摇头，挥着泪花接着说：「剩下的阿添，本来是个勤劳，淳朴，忠厚的青年。谁知，他……因为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他在一个月前流浪在街头，给警察抓进板桥。」

「现在，还有些不正常为什么给他出院？」我呆然的站着，眼眶有些湿润。「他全家为什么都这样的？」

阿婆一手支着头，声音有些颤抖。「依庙里说，是前人做了坏事，结果遗害子孙，也就是报应……。」

那次以后，我就甚少碰到他了。听说他白天到建筑工场挑砖。可是，二个月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辞了工呆在家里，经常坐立不安。可是，每当夜阑人静时，他总是哼着那低沉哀怨的小调，一直到他昏昏沉沉的睡去。

一天傍晚，我正在看书，他忽然进来我房间，和我搭讪。在灯光下，他的面颊比前更消瘦，更黝黑了，而且，深凹的眼睛里显出忧郁，悽苦的神色。我拉出椅子给他坐定后，他嗫嗫嚅嚅的问候几句，就静了下来，一会儿才苦笑着说。

「你是读书人，可懂得怎样相命？」

他突兀的提问，我有些错愕和慌乱，最后，才支支唔唔的回答说：「不……不懂。」

这时他裂开咀，「格格」的笑了起来，他就象一个饱学的学究一样，显然在取笑我，连这也不懂。他叫我伸出手给他，就摇晃着脑袋，定神的揣度，指着我掌上交错的掌纹，喃喃咕咕的自言自语。我仔细的聆听，才模糊听到几句断断续续的词句。

「关帝公……天堂……福气……人间……老爷。」

再谈了一会，他又惬意的笑着，就出去了。我望着他黑瘦的影子，深深的嘘了一口气。

「咿啞呀，……咿啞呀……。」

他又回到房子里，哼着他自己也不知名的小调。低沉，哀怨，忧伤的声调，和屋外沙沙的树叶声夹杂一块，叫人毛骨悚然。

从隔天起，一直相继五天，那黑瘦的影子就消声匿迹了。阿婆每天左等右等，唠唠叨叨，总不见他回来，心里十分焦虑。

上弦的月，照例是冷冷的西挂着。

我依傍着窗槛，眺望着苦难的祖国大地的夜景。蓦然，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是一个妇女的声音嘶唤着：

「阿婆！阿婆！惨了！……阿添……从十六楼跳下来，……呜……可怜阿添……呜……。」接着几个痛哭声混在一块。

我楞了许久，神志茫然。眼前赫然坐着一个黝黑，消瘦，然而勤劳、朴实的身影。半晌，似乎见黑暗处，闪出一小撮贪婪可恶的魔鬼，拨弄手里的魔杖，在空中手舞足蹈，迫使一群面瘦肌黄的劳动者变成愚昧，痴呆，麻木，颓丧，失常，成为驯服的羔羊，然后，露出白稜稜的牙尖，吮吸他们的血，吞噬他们的肉。一滩滩的鲜血积压

着我的胸口，叫我急促的喘气，痛苦和愤慨的激情，催我不得停息，奋然而起，怒吼狂啸，立即制止那魔鬼的施虐。

「呜！呜！……可怜阿添……呜！呜！……。」原来的哭声还在响着，然而这时显得更低沉，更哀怨了。

窗外，苍茫的夜雾冷冰冰的，门前的小黄依然在瞟着午夜的冷月，发出凄厉的吠声，在沉睡的狮城的上空抖动迴荡。

胸

有

朝

陽

張 木

一阵刺骨的寒风，把我从梦中冻醒，不由得打了一个颤抖。睁开朦胧的睡眼，蓦然，我惊诧于这陌生的地方，但即刻，记忆又消除了这惊诧。从草蓆上坐起，凭借房外幽暗的电灯光，聚神看了看两个同被关在这牢房的伙伴。他们都闭着眼酣睡着。

周围是寂静的，只有微微匀和的鼾声。而我，独自在这寂静中沉默。

铁窗外的天空象一块蓝得发黑，而又蒙上一层白色薄纱的布，上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点缀，显得格外单调而且高，教人看了有点恐怖的感觉。

现在是什么时候？深夜、半夜、还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无从知道，也不急于知道它。我只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入狱的第一次梦醒。

周围是寂静的，往事似乎趁这寂静，偷偷地、无声无息地从窗口钻进来，在眼前重新展现。……

一个多月前，收到一封粉红色的文件。它象一座巨大的岩山，坠入我平静的心湖，激起翻滚的波浪。它给我带来忧悒，教我愤慨，也使我畏惧。心情紊乱，有如千丝万缕。平日自认理智，挺清醒的头脑，就如一副又生锈又缺电力的机器，处于瘫痪状态了。

象站在十字路口的迷途者，我唯有独自徘徊、徬徨……

在一个夜深了的时刻，我习惯地取出自己珍藏的小册子。这夜，我倍觉须要得到伟大的指导啊！我热切地等待着指示。坐在灯下，紧张地翻阅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默念着，仿佛领袖就站在我身旁，亲切地为我解说做人的道理，告诉我不要被监狱吓倒，不要去充当豺狼们的暴力工具，不要去替法西斯卖命！这使我更加懂得了生的意义，死的价值。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默念着，仿佛导师就站在我身旁，热烈地鼓励我，教导我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应有敢于藐视一切敌人的胆略和气魄。我更深切地懂得了一一在野兽面前决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

今夜，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这两段早已熟悉的话语。这早已熟悉的话，似乎含有了更鲜明、更深长、更新的意义！琢磨着，一股暖流直透心窝，温暖了我的心，复苏了处于瘫痪状态的头脑。背诵着，我好象已经是一个疆场上的战士，勇敢地在胜利的大道上战斗着前进。

「字字句句都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它象指路的明灯，为夜行者照亮前进的道路；它象航路上的方向盘，为舵手指出胜利的航向；它是战无不胜、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这是人们对宝贵的小册子的称颂，如今，我完全感受了其中的含义。心湖翻滚的波浪再也不能平静下来，它扩大着，……形成一个浪涛澎湃的海洋。而忧悒与畏惧，早被汹涌激盪的海洋淹没了。……

我不再是十字路口的迷途者，我不再徘徊，不再徬徨。……我心中升起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周祭的一面破銅鑼

彼岸

周祭不但借他的《读诗写诗谈诗》自吹自捧、为马华文坛上的一些牛鬼蛇神如苗芒、钟祺、杜红、牧羚奴、英培安、慧适等人以及他们的毒草拍手叫好，还竭力在里面鼓吹形式主义这条错误的创作路线。

周祭自己走上了死路，还要人家给他陪葬，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不顾。“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自由泛滥。”所谓“不破不立”，现实主义文艺就是在不断地跟反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还在继续着，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鲁迅说：“要他屈服，要不然，就消灭他。”我们将按照这个指示，对马华文坛上的牛鬼蛇神和他们的毒草，进行彻底的批判，绝不容情，绝不含糊！

现实主义并不忽视形式对于艺术作品的重要性，但是却以为作品的价值首先是由它的内容来决定的。思想性高而艺术性低的作品，起的教育作用固然小，毒草假如艺术性越高，危害也就越大。因此，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以内容为首位的。这是唯一的正确的文艺批

评标准。然而，周祭却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拼命诋毁这个标准。他在“材料和技巧”一文里说：“一些有‘载道’思想的读者，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现实、改造社会、表现生活，所以处处以作者的能否做到这一些来衡量作品的好坏，而那些存着文学乃‘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想法的读者呢，却一味关心一篇作品在形式方面的处理方法，看看作品的艺术手法如何，表现技巧如何，来判断作品价值的高低。其实，以上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凡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文学作品，都嫌太过偏激了。”从这段话看来，周祭似乎是不偏不倚地站在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了，其实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者！这是证据确凿，不容分辩的。例如，在“我国当前诗歌的一般检讨”一文里，他只从形式上赞尝了葵欣的“吊钟花”“写得很清丽”，而这首诗歌思想性的落后和内容的贫乏这方面他却一字不提。在同一文里，他又对一些丑类及他们的毒草这样吹捧：“虽然牧羚奴和英培安的年纪都很轻，但是从他们所发表的作品看来，他们的才华却相当高。象一般写现代诗的人一样，他们的想象力也都很丰富。在他们的诗歌里，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写得很新颖的句子，这些句子，就象一颗颗宝石一样，在我们眼前发光。”这不是十足的形式主义论调吗？对于这些丑类的肮脏灵魂为什么不敢触及呢？对于“现代诗”贫乏和反动内容为什么不敢提起呢？周祭的“中立主义”面具一剥下来，就彻底暴露出原形来了。他正如鲁迅所说的，是“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的“无物之物”吧了！我们也同样按照鲁迅的方法，“举起投枪”，“偏侧一掷”，一定能“正中”他的“心窝”！千万不要相信他的心是长在“胸膛的中央”！这是骗人的鬼话！

周祭的文艺批评态度我们说过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创作态度吧！他在“写诗的人应有的准备”一文里说：“写诗是一桩严肃的工作。”到底他所指的“严肃”是什么呢？请看他在“我怎样写！拾贝集！”一文里的自打咀巴的话吧：“我的写作每一首小诗，也正如检取每一枚贝壳一样。然而有时候，我会失去辨别好坏美丑的机能，而将所有闯入眼帘的贝壳都接受了，这也是我引以为憾的事。”写诗就象“检取贝壳一样”，实在够闲情逸致的了。周祭是骚人墨客，才有这份高雅的感情，我们没有！他是非不分，“失去辨别好坏美丑的机能”，我们可是非分明，爱憎也分明！在同一文中，他还洋洋得意地介绍了他的一首小诗。我们不妨把它抄下来，

看看它是什么货色：

鸭子摸摸自己的光头，
向雄鸡说：
“你的红冠真俗气！”

假如连鸡毛蒜皮也可以入诗，那诗歌这种文艺形式岂不是变成了垃圾桶了么？这首小诗，假如用来逗小孩子，也许还可以惹得一笑吧！原来“胡闹”就是周祭的所谓“严肃”！

在另外一篇“诗的特技”的文章里更暴露了周祭的把诗歌创作当游戏的不严肃态度。在这篇文章里，他向我们介绍了他的一首“现代诗”“树之午”，并吹虚说是用“诗的特技”写成的！最后，他写道：“象上面所说的这样一首诗，是不宜多写的，因为不管写得好不好，它总归是一首不能激起读者的热情、鼓励读者向上的诗。不过一个人诗写多了，总希望尽可能变化他的写作题材，积极的应该常写，消极的也不妨偶一为之。再说，人到底是人，七情六慾，有时不免会被环境、遭遇所左右。人有快乐的时候，也有悲伤的时候。人有时候踌躇满志，也有时候意懒心灰，当你失望时，当你寂寞忧郁时，当你在失眠的晚上，想着苦恼的往事时，你的心坎上就有一些东西在跳午，那是树之午。总之，我是企图以诗中树木的一场午蹈，去代表小序里所说的这样一种心情的。我们中间，谁不曾有过这样一种心情呢？”这种疯疯癫癫的话，亏周祭才说得出口。“树之午”明明是他自己资产阶级丑恶感情的流露，却偏偏说“谁不曾有过这样一种心情呢”，真是可恨之极！“积极的应该常写，消极的不妨偶一为之”又是他的所谓“严肃”的另一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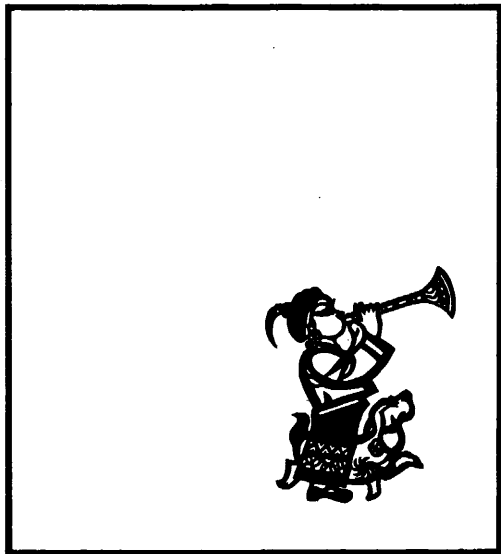
周祭是一个“现代派”诗人。这就难怪他要为“现代诗”辩护、制造理论根据了。他在“我国当前诗歌的一般检讨”一文里说：“我总觉得：无论什么事情，实际上都可以并行而不悖；只要现实主义的诗歌的确是好的，那么，它自然会受到读者的爱护和欢迎；反过来说，现代诗如果一无是处，读者们当然会将它遗弃。读者是有辨别能力的，绝不那么容易被欺蒙。再说，不管是现实主义的诗歌或者现代诗，都有好和坏的分别。一首写得好的现代诗，也未必没有感人的力量。”真是再幼稚可笑不过的“谬论”了！“无论什么事情，实际上都可以并行而不悖”，那么，压迫者岂不是成了难兄难弟？这简直是剥削者的论调，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好在“现代诗”并没有什么感人的力量，劳动人民并不喜欢它，否则，岂不是老虎挂上的念珠，不知道要帮它吃掉多少人！

接着他便提出了“现代诗”的真假问题，企

图蒙骗群众“现代诗”也有好坏之分：“台湾有一位叫着余光中的诗人，他也是写现代诗的，但是他说他拿起笔来的时候，便同时得跟两股势力作战，一股势力是现实主义的诗歌，另外一股势力是现代诗，假的现代诗，鱼目混珠的现代诗，趁火打劫的现代诗。有些浮浅的人，以为现代诗在写作上有比较大的自由，于是就毫无限度地利用这种自由，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把胡言乱语当作开辟新天地，把胡闹当作勇敢，把神经病当作天才的象征。这样发展下去，不晓得诗坛上将会变成一种什么局面！”以真的“现代诗”来代替假的，周祭以为这样便可以挽救“现代诗”的天亡命运，其实是痴人做白日梦！既然是反现实主义的，不管它是真的“现代诗”也好，统统是蛇鼠一窝，终归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对于“灵感”，周祭也有一套自以为高明，其实是腐烂到发臭的看法。他在“评一首小诗‘向日葵’”一文里说：“……小诗比长诗更需要等待灵感的光临，不是吗？虽然你‘踏破铁鞋无觅处’但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当今蜚声国际的法籍小诗人小猫咪（MINOU）说：‘诗象天空中一朵流云，当它飞过时，诗也冲口而出……’世间绝对没有脱离生活、凭空掉下来的‘灵感’。假如一定要说有‘灵感’这回事，那也是作家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下丰富的素材，当受到某种事物的启发或触动而形成文思如涌，想象飞腾，创造力特别旺盛的正常现象，绝不是什么神秘不可测的怪物！”

总括一句，《读诗写诗谈诗》是一面破铜锣，周祭则是马华文坛上的一个江湖客，他所推销的尽是些毒药！



抬槓

看牛鬼蛇神儼然威風八面

狼狐黨

工 蜂

豺狼和狐狸
组织狼狐党
「造福兽类」
作为党纲

上个月
狐狸咬死了十只鸡
豺狼拖走了八只羊
山野掀起了
对豺狼狐狸的不满

狼狐党说
大家别吵别嚷
我们要调查
大家对我党的印象

请大胆填写
请尽量发言
绝对守秘密
保证安全!

咱们是抽样调查
有老鼠狗熊发言
还有兔子山羊
填了表格呈上
这样的民主
简直是举世无双!

调查结果真客观：
九十九个拥护我党
只有一个

略为不满
但经查明
它已神经错乱!

辯 解

作家曹包 口述
林 康 筆錄

不要听那些人胡说
以为小弟真的拿不出货
为了国家需要
小弟应该爱国
所以才放下手里的笔
小弟我用口
到处去登台演说

用笔的货色
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小弟已经写过太多
——《马六甲天空》的威名

震耳欲破
至于说到用口
我也是一名主将
你看看小弟的咀巴
够多灵活
——“小弟我小弟我小弟我……”
“爱国爱国爱国……”

交 通 警 察

宋 彬

不知是谁个不小心
让车油给倒得满地
马路顿时变得很滑

讓我們大家抬他四脚朝天

象北方的冰天雪地

一辆摩多单车在这里转弯
车子翻了，人给压在车底
刚巧一个交通警察打这里经过
就停在路旁看看动静

幸好车上的人伤势并不重
只是给压在车下一时坐不起
街上的行人看到了这情形
七手八脚地赶来把他扶起

这个忙着去把他的车推到一边
那个怕他的伤伤到骨子里
这个问他为什么会把车翻倒
那个嘱咐他今后驾车要小心

只有交通警察还是站在那里
屁股下的摩多还是响着卜卜的声音
忽然看见跑过的一辆汽车留下一点黑烟
他匆匆忙忙的拿出簿子又抄又记……

贊 頌

林 康

高高的组屋
象征繁华
伤心的人
很容易爱上它

由下而上
一步一步
慢慢的爬

由上而下

和地面接个吻
脑瓜子乐开了花

这样的组屋
应该多建它
为了我们的繁华呀
为了我们的家庭计划

致 某 醫 生

却 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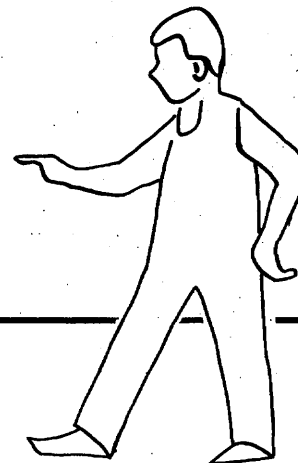
医生，你装的是什么样？
你说的是什麼腔？
我恨不得，一个巴掌，
就送到你的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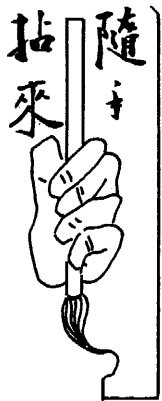
你每一次都迟到，
迟到就是你“先天的习惯”，
病人等得半死，
你却完全不管！

你开口：“爱死！”
闭口也是：“爱死！”
病人病得痛苦，
你却若无其事……

可惜你的皮肤不是白的，
也没有高的鼻梁，
否则人们定会指着你说：
“你一定来自不列颠！”

〔註〕爱死，英语 I SEE 的谐译，意即“我知道”。
不列颠即 BRITAIN，即英国。





是誰的過錯

崇 漢

最近，报章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说：五岁的迷途孩童终于寻获爸爸，可是，爸爸是个生活艰苦，漂泊不定的驳船工友，入息低微，三餐都不能温饱，妈妈又患有神经病，难以照料孩子。所以，做父亲的只有忍痛再把孩子寄交福利部收容所抚育。

看完这段新闻，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评论。有人会说：「做父母亲的既然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现在幸好有社会福利部收容所代为抚养，孩子终于得到了照顾，过其新生活。」

或者，也有人会责备说：「做父亲的真没有骨气，生活既使再困难万倍，也不应逃避责任，不要孩子，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摧残。」

透过旧社会的现象看本质，我们应该严正的指出：这个驳业工友并不是我们谴责的对象，福利部收容所也并不值得赞扬。归根结底，应该谴责的是社会制度，是目前出了毛病的社会制度。

在新的社会制度里，劳动人民当了家、他当了主，衣、食、住、行的温饱有了保证抚育儿女的能力也有了保证。然而，生活在旧社会剥削制度下的劳动人民，只有付出劳动力的义务，却没有要求生活温饱的权力，更不用说什么养儿育女的权力了。

旧社会制度下的「福利部收容所」之类的机关，是统治阶级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而搞出来的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产品。从这一点来看，它不但没有丝毫值得赞扬的地方，而且简直就是我们的抨击的对象。

最先趕到

彥 之

七月廿七日，一架英皇家空军战斗机，坠毁在蔡厝港十四哩的农村里，烧毁了一间阿答屋，一亩果园，两间鸡寮，并且还烧死了一位六十岁的老村民钟西谓。这种飞来的“横祸”在本地发生已不只一次，然而还是一直不断的继续飞来。

本地新闻事业可算发达，对这件飞来的新闻当然是大加报导了。而且，由于各家不同，报导也多少有点差别。而独有一家，可以保险是报导得最为详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话为证——“本报记者，最先赶到”。既然是“最先赶到”，所采访到的消息，比起其他较后赶到或是最后赶到的来说，一定是又多又实的了。商业社会最讲究的速度，也就是快，而“最先赶到”就是快，当然就是好了。

不久之前，这家报纸的主笔先生被一位“热心的读者”“啼笑皆非”地指责一番，他刚刚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可能范围以内，我们一定有闻必录，有话必说。”而且主笔先生还回答那位读者（应该是所有的读者）说，“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我们对这些问题当然都一点儿也不应该忽视”。看了这些堂皇的话，我不禁心想，主笔先生可有点儿改变了。

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飞机闯祸事件发生之后，我就连等了几天，等主笔先生“在可能范围以内”的“有闻必录，有话必说”。我想，既然可以“本报记者，最先赶到”，为何不可“本报主笔，最先赶到”？可是令人失望得很，等了这么多日子，主笔先生不但没有“最先赶到”，甚至也没有“最后赶到”。而且好笑得很，飞机闯祸事件隔天的社论竟然标题“对于步行人的保护我们作了什么？”这无异是主笔先生的自我讽刺，设问在飞机闯祸事件发生之后，你又说了什么？

主笔先生或许要说，这已经是超出“可能范围”之外，所以也就“有闻不录，有话不说”了。如其可以这样忽视，那么又何必麻烦记者“最先赶到”？主笔先生坐在冷气房的“可能范围以内”，记者“最先赶到”有什么用？

見聞錄 之二

吳亮

影評的題外

何川

读书的时候，我的生物学，成绩是实在不行的。所以，要是现在问我，人类脑子的细胞由什么组成，我会连一句话也答不出来。但是按照常理来想，每个人脑子的物质构造，一定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这点应该是还可以肯定的吧。

只是，这些构造相同（或者说差别不大）的脑子，对着相同的事物的时候，却也并不一定就能够得出一致的相同的答案。

看过了《中国万里行》的人，对于影片所介绍的这个有着新的社会组织国家，很少有不表示出衷心的赞美的。然而，从这部影片里面，发现了新中国是仍旧不行的这种「天才」也并不是没有。

我们这里的穷苦人家，不少小女孩到了八九岁，还只穿一件破短裤（不是迷你裙）的，并没有人对这吭过一声；现在，影片一出现穿着破短裤在滑雪的小孩子，却立刻就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可怜——衣不蔽体！

七、八十岁的老工人，替老板做了一生一世的工，体力衰退了，工作不灵活了，于是被当成老狗般一脚踢开，这样的事情我们还见得少吗？现在，影片一出现正在操作的几个老工友，就立即有人看了要「义愤填膺」——「××党」真是不敬老呀！

「流动治疗队」暴露了中国医学的落后，「下乡电影宣传队」证实了中国工业的不行；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大国，是：乌七八糟、一无是处。

对于这样的「天才」，引经据典、一本正经地与他解释，或者扳起了脸孔，同他去论争一个脸红耳赤，都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干脆把他们的这些「创见」，拿出来「公诸于天下」。

我想，人们在听过之后，不把这当成是绝妙的笑话的，也该是很少的吧？——（再多一句）当然，也并不是没有。

一天，经过一间杂货店。杂货店前，一群青年正围拢着一个剃光头、裸背、赤足的瘦弱小孩。

那一群青年，从他们的发型，服装以及手臂上的刺花，可以断定他们绝不会正派。

但见其中一个满脸流氓相的，手拿着一只青辣椒，直往当中那个小孩的嘴里塞去，且大声喝着：「吃！咀开，快点开！」

「不可以吃啦。」小孩分辨说。

「不可以吃也得吃，快，不然我要打你了。」那个手拿辣椒的家伙威胁着。

其他几个也纷纷开口助阵：

「免多讲，快点吃……」

「咀开！」

在那群家伙的淫威下，小孩只有把咀张开了。于是，那个手拿辣椒的家伙，使劲把辣椒塞入对方的口中，并且打了对方一下脸颊，命令道：「吃快快！大力嚼！」

另一个家伙却喊：「叫他吞下去！」

于是，他们喝采。于是，他们欢笑。

当天的黄昏。我走在街外的小道上；在我前头，走着两位女郎。

「叭、叭。」蓦地，身后响起几声车笛，紧接着，有一辆豪华的私家车煞止在两位女郎的身旁。

车上有好几个油头粉脸的阿飞青年。那个驾车的把头探出车窗，后座的一个飞仔却把车门打开，齐声说：「小姐，起车来咧！」

那两个女郎并没有理睬他们。但，那班厚颜无耻之徒，仍然将车慢开，紧随在后，且七口八舌的说什么：

「小姐不要骄傲起车咧……」

「小姐我们请你们看戏好吗……」

那两位女郎始终不发一言，走她们的路。车上的阿飞们，眼见不能得手，狠狠地咒骂了句：「巴士德，什么好货！」

然后把车门大力关上急驰而去。

这些就是我们的青年的咀脸了，我们的「刚强勇猛」的青年！

皆因「太繁荣」

薩 之

你知道此地达官贵人的一些秘诀吗？让我告诉你其中的一个秘诀吧：

凡是开口说话，千万不要忘记了「繁荣」，不管你是做什么官，也不管你发言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总之，只要你扯到「繁荣」上头去，就保证「万无一失」，也绝无「言多必失」、罢官弃职之虞！因此，大炮尽管车，牛皮尽管吹，大宴小宴夜夜不停，「负心的人」「偷心的人」「没良心的人」不绝于耳！

比如，你要讲「环境卫生」，那就说：由于太繁荣，所以废物垃圾也随而增多。试想，如果我们的人民穷得连一条裤子都没得穿，那还有什么垃圾抛吗？

你要讲「空气污浊」问题，那更好说了，不外是由于工业大发展，工厂比米铺多，烟囱象甘蔗林，空前繁荣，「迷你蓬勃」，于是，乌烟毒雾就必然出现。试想，如果不搞工业化，那有什么乌烟毒雾呢？别的「落后国家」，想看看乌烟的样子，尝尝毒雾的气味都没有「福份」呢！你看纽约、东京，多了了不起的「伟大城市」，那里的乌烟正是世界上最多的！

以「言论自由」来说吧，不让人民有「言论自由」，理由也还是「由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繁荣」，「繁荣」又同「言论自由」何干？因为「有人不喜欢我们的繁荣」「要破坏这种繁荣」，所以，为了「保卫繁荣」，就不许大家「言论自由」！按这个逻辑，越「繁荣」就越独裁，越没有民主。失去了民主，就换来了「繁荣」。真没

想到，原来「民主」和「繁荣」竟是「死对头」，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然而，这也叫大家明白了：一些人口中的「繁荣」是反民主的。

再来，谈到犯罪浪潮问题了，自然，也是由于「太繁荣」的原故。社会「太繁荣」了，财富增长得比苍蝇蚊子的繁殖还快，于是，就有一部分人不想工作，而想抢夺别人的财富去享福，于是，强盗也多了！可见，强盗多，也是由于「太繁荣」的原故。如果人民穷得连一分钱也没有，连一粒米也没有，没东西好抢，还有什么强盗吗？如果怕强盗，那就只好牺牲「繁荣」了。强盗小偷乃「繁荣」之子，「繁荣」乃强盗小偷之母也！强盗多，正是繁荣的「标志」！

至于车祸多、酒吧多、娼妓多、黄色文化多、颓废青年多、公务员与教师的唯利是图、凶杀案多、统统是由于「繁荣」！

工人的工资低到只有六、七十元一个月，物价一天天上漲、穷人生活越来越难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太繁荣」！

外国大老板拿几十万来投资，几年后赚了几百万回去，这也是「太繁荣」！

总之，穷人、工人都叫苦，达官富贵却叫乐，都是由于这个「太繁荣」！社会「太繁荣」，做官的成倍的加薪，而工人、小公务员、职员、却不许加薪！「繁荣」可没有工人和穷人的份！这样的「繁荣」，什么人高兴和拥护，什么人憎恨和反对，这不是很容易找到答案吗？

談 二 花 臉

松 台

也 是 怪 談

明 培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一天晚上，我正在温习化学，忽然，被一阵脚步声所扰，它一直从远处响到了我的门口；然后停住。接着，是两个少女谈话的声音。

「干嘛扳起了脸孔，是谁又得罪了你哟？」接下来的，是几声令人起疙瘩的笑声。

「别说了，ROBERT 最近追上了 MAGARET，在路上碰到我还装成没有看见，你说气不气人？」

「真的？你这么漂亮他还……」

「哼，其实我也不稀罕，我这样的人，还怕没有人追吗？」

「是呀是呀，你这么……」

「过去，我也真是太傻了！」

「啊！？」——出乎意料，不敢再随便献媚。

「我看在 ROBERT 家里有钱，所以对其他的男同学就不加理睬，以为这样可以抓紧他；其实，我应该周旋在大家中间，以后看准了，还怕找不到又有钱又 HANDSOME 的吗？」

「是，是，这样就可以……」——又恢复了讨好的语气。

脚步声又响了，谈话的声音跟着远了，小了，听不见了。

什么？你问我她们是谁？呃，对了，我忘记告诉你，我现在是×××大学的学生，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那么，晚上在我的房门外面走来走去，大声谈话的，除了那些「社会支柱」、「未来栋梁」的大学生们之外，还会是些什么其他的人吗？

鲁迅说，「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

本地有没有二花脸？有的，而且很不少。而且，其一味趋附权门，一味趋附恶势力的本性，和鲁迅说的竟完全一样。不信的话可以翻开报社论看看：忽而欢迎尼逊，忽而痛骂美军，忽而刚强勇猛，忽而文化沙漠，忽而传统软骨症，忽而硬骨头，忽而变色龙，忽而幼稚病，忽而红旗炸弹，忽而……。其脚色于戏台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花脸的「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比小丑坏」，因为他到底是知识分子出身，他懂得「有所不为」，也懂得「必有所为」，不似小丑仅会一味做坏事，蛮干到底（又是「幼稚病」！）。懂得「有所不为」，也懂得「必有所为」，这就是中立路线。故而台上锣声一响，二丑又出场。有谁不识趣，做了不利于主人的事，他一律要狠狠的骂，以示被骂者不懂享受民主自由的幼稚，骂声中当然也夹带冷笑与吆喝声。不过在这同时，他「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主人（原作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种骂叫骂俏，小小的骂，大大的帮，乐了乐了，台下看客哄然，但这时他的主人当然是无伤大雅的。所谓骂要得法，要俏，骂而能俏是爱也，能骂而能显其爱，此之所谓民主也。

这种骂法的另一好处是能装得与其主人并归一伙，因为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也许没有机会了，也许还有机会，日本人来挂膏药旗，英国人来挂米字旗，美国人来又何尝不可挂星条旗？虽则这是要患上「传统软骨症的」！），所以二丑的个性——「有所不为」和「必有所为」，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这一绝招，可美其名曰「中立」，但目的无非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即使人人都懂得他是二花脸。

二花脸的本性是难以更改的，永远不变的。小百姓早就看透了他们。只要台上锣声一响，二花脸又出场了！

特 質 的 文 學

逛书局的时候，看到了八月间出版的《新加坡》月刊第四十四期。这一期看来特别厚，用不少篇幅来表现了我们「刚强勇猛」的下一代。看一下价钱，嘿，这么厚的杂志只售两毛钱，真可说得上是「价廉物美」了，于是乎买了一本——心里想，以后看过了，就算同旧报纸一起出卖罢，相信论斤两也会重些，可以多卖几个钱。

回到家里，第一件大事，便是拿出这本「价廉物美」的杂志来欣赏一番。翻开目录一看，第一篇文章就叫做《掀开七十年代的序幕》，唔，既然掀开了序幕，这一期的月刊一定是会「推陈出新」，特别「与众不同」的罢！果然，再往下看，一看便看到了第六十六页一篇星火写的《文学的特质》。

我平日对文学虽然谈不上有些什么研究，但兴趣倒是有的，于是乎便匆匆忙忙地翻到第六十六页去，想看看「文学」到底有些什么「特质」。这位星火先生一开头便分析了艺术的定义，接着更指出文学具备有三种特质（看到这里，我这小子不禁为之肃然起敬。啊！原来文学是有着这么些个特质的，而我却是一个也不懂。于是乎对这位星火先生的博学多才，钦佩之心油然而生！）。

再往下看，噢！真奇怪，这篇《文学的特质》果然有些「特质」，而且越往下看，就越感觉到其「特质」之所以为「特质」——这篇文章怎么会如此面熟的呀？好象在那里见过是的。啊，对了！我马上抛下了这本「价廉物美」的月刊，飞奔入我的房间里，从床下的牛奶箱中拖出一本书来。这本书虽然很残破了，但从黄旧的书面上却仍然可以认出纸上面印着的几个大黑字：新文学概说，叶世芙著，星加坡蜜蜂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七年。

我匆匆翻开了这本《新文学概说》的第五十四页第五章《文学特性的表现》看下去，我越看就越觉得离奇，天下间那里有这么巧的事啊！这篇文章与星火的《文学的特质》竟有许多地方是这么地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这

篇《文学的特质》的「作」者是一个署名星火的人，在公元一九七〇年写的；而《新文学概说》这本书却是叶世芙在一九五七年（十三年前）写的。

除非叶世芙在十三年后的今天，再用「星火」为笔名，把他的旧作投到新加坡月刊里去罢；或者是叶世芙远在十三年前便预先——好象预支空头支票那样，把现在星火先生写的《文学的特质》抄入他的《新文学概说》里去了（当然，这样一来，叶先生便非要具有未卜先知的「特质」不可了），否则怎么会这么巧的呢？难道星火竟会与十三年前的叶世芙有着「精神感应」（TELEPATHY）不成？（这可谓神乎其技了。）

在星火这篇短短一千多字的文章里，其中竟有六大段以上的文字是与叶世芙所著的《新文学概说》中的第五章相同，几乎占了该文之一半。请看下面的事实：

叶世芙的《新文学概说》第五章《文学特性的表现》第一节「永久性」中这样写道：「文学的永久性是属于时间方面的，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敢说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它是永久不灭的；并且读者对于好的作品，准是百读不厌的。譬如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的诗，柳永、秦观的词。王实甫、关汉卿的曲，距今多的有二千余年，少的也有几百年，但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们如许的读者，不仅截至现在如此，我们还可以断定将来仍是如此，这些作品必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的，这便是文学的永久性。而且读者方面，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阅读，去沉吟，去鉴赏；屡读屡得新意，毫无倦容，这也是因为文学有永久性的缘故。」（见叶著第五十六页第三至第八行）

而星火的《文学的特质》一文第一节「恒久性」便是这样地写着：「文学的恒久性是属于时间方面的。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永垂不朽的。譬如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的诗；柳永、秦观的词；关汉卿

□ □ 評

新加坡月刊第四十四期

火星著

文學的特質

的欢曲；距今多的有二千多年，少的也有几百年，但每一个时代的读者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阅读、沉吟、鑑赏，这是因为文学是具有恒久性的缘故。」（见《新加坡》月刊第四十四期第六十六页第一节，第一至第六行。）

星火在这里除了把叶著略为删节之外，其他的字句就简直是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

再看叶著第五章第一节：「文学作品可不行，因为其中所传的情感，绝对不能由别人或别种方式传达得出来。假如我们想到古诗十九首或孔雀东南飞所能感到的情绪时，就非读原诗不可，……下略。」（见叶著五十五页第十四行至五十六页第一行。）

而星火的文章中第一节即是这样地写道：「但是，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感情，绝不能由别人或别种方式传达出来。假如我们要想领略『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情感，就非读原诗不可。（见月刊第六十六页，第一节，第十二至第十五行。）这又是一个明显不过的窜改！

下面这一个例子更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叶著第五章第二节「普遍性」中这样写着：「永久性是从时间方面说的，现在所说的普遍性却是属于空间的。凡是伟大的作品，决没有地域的限制，这便是所谓普遍性。普遍性的根据，仍然是因为文学是诉诸感情，喜怒哀乐之情，决不会因为读者生长的国度或地域而异。人的感情虽是瞬间的，个别的，而人类一般的感情却是不变的，共通的。比如父母爱子，虽因各人的气质与环境不同而有程度的差别，但不问任何地方，那性质总是不变的。」（见叶著第五十七页第十二行至第五十八页第一行。）

星火在其文章的第二节「普遍性」中便是如此地写着：「文学的普遍性是属于空间方面的。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决没有地域的限制，这便是所谓普遍性。普遍性的根据，是因为文学是诉诸感情，喜怒哀乐之情，决不会因为作者生长的国度或地域而异。人的感情虽是瞬间的，个别的，

而一般人类的感情却是不变的，共通的，比如父母爱子，虽因各人的气质与环境不同，而有程度的差别，但不论在何地，这种性质是不变的。」（见月刊第六十六页，第二节第一至第七行。）你瞧，星火除了把其中几个字句窜改了之外，其他的部分就根本是一字不漏地把叶著照抄！

下面还是一些大胆窜改的例子：

叶著第五章第三节「个性」中写道：「文学作品既然是作者个性的表现，从作品中可以想见作家的品性，所以同一事物，让两个作家来写，写出来的作品的兴味便一定不同。」（见叶著六十三页第二至第三行。）

星火在《文学的特质》一文中第三节则是这样地写的：「文学作品既是作者个性的表现，从作品中可以想见作家的品性，所以同一事物，让两个作家写，作品的兴味一定不同。」（见新加坡月刊第四十四期第六十六页，第三节第八至第十行。）

再看叶著第五章第三节页六十三：「作家不但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即使同是一人，倘其个性略有改变，其作品也必随之而略有改变，虽然其根本的性格是不变的。」（见叶著六十三页第十五行至页六十四第一行。）

星火文中第三节第十五至第十七行又是如此写道：「各个作家不但有各人的个性，即使同是一个人，倘其个性略有改变，其作品也必随之而改变，虽然其根本的性格是不变的。」（月刊第六十六页。）

又，叶著第五章第五节页六十六第一至第二行这样写道：「文学作品既是作者其人的表现，所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该脱略前修，独辟蹊径：切忌专事模仿，缺乏创造精神，须知没有创造精神，不能成功艺术品的。」

星火文中第三节又是同样地写道：「文学作品既是作者个人的表现，所以，凡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该脱略前修，独辟蹊径，切忌专事模仿，缺乏创造精神。须知：没有创造精神，不能

完成优美的作品。」(月刊六十六页,第三节第廿一至廿三行。)

以上星火这三段文字,竟然与叶世芙在「新文学概说」中说的,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只是略为更动了几个字眼而已,其他一概照抄如仪!

其他方面,譬如叶世芙在其书第五章第一节中,引用了温采斯德(WINCHESTER)在《文学评论的原理》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文学的永久性(见叶著页五十八。),而星火在其文章中第一节「恒久性」中,也引用了WINCHES-TER 该同一段的话来说明文学的永久性!

又,叶世芙在其书第五章第二节「普遍性」中,引用了杜德莱(L. DUDLEY)在《文学研究》一书中的一段话,以及居友的《从社会学观的艺术》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文学的普遍性(见叶著五十八页及五十九页)。而星火在其文中第二节「普遍性」中,也是引用了杜德莱和居友该同一段的话来说明文学的普遍性!这一来,新加坡月刊中星火的这篇东西到底是些什么货色,这岂不是再也明显不过了么?!

再者,叶世芙在他的「新文学概说」一书中第五章《文学特性的表现》里,在解释文学的物质是什么的时候这么说:「文学的特性是什么?历来的文学论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我以为文学的特性有下列三点——永久性、普遍性和个性。」(见叶著第五十五页第五至第六行。)这个「我以为」这三个字,便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学具有永久性、普遍性和个性这三种特性的理论,是叶先生本人的意见,而星火竟然大胆地抄袭了这作者这一种意见,在其文中也大谈文学只有这三种特性!

叶世芙的这本书虽然是很旧了,但却还是有人读的,如果星火以为过了十三年后,便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本书,而可以明目张胆地大抄特抄,那他就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忘记了,文学是具有「永久性」的呀!

西洋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两兄弟被老师命其以「我的爸爸」为题作文,结果交卷时,那老师发现这两兄弟的文章竟然是字字句句相同,一模一样的,于是乎便兴师问罪,那对兄弟便回答道:「我们是同一个爸爸的,当然写出来的爸爸是一样的啊!」莫非星火和叶世芙因为写的是同一问题,所以写出来的文章也就如此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就算星火是「参阅」了叶世芙的书后才写成这一篇《文学的特质》罢,但文章中也不应有这么多的字句是与叶著完全一样的呀!何况星火自己在其文中第二节中也说道:「文学作品既是作

者个性的表现,从作品中可以想见作家的品性,所以同一事物,让两个作家来写,作品的兴味一定不同。」(见新加坡月刊六十六页。)这分明是最大胆,最没有文格的(其实象星火这种家伙,其人无「文」也无「格」,因为其「文章」是抄来的,而其「人格」——如果还有的话,已是不可问矣!)文抄公!

可是星火在《文学的特质》中的第三节,还说什么「凡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该脱略前修,独辟蹊径,切忌专事模仿,缺乏创造精神。须知:没有创造精神,不能成为优美的作品。」(其实这段话也是一字不漏地抄自叶著的,详情已见本文。)这真不啻是这个毫无文格的家伙,在给自己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现在这里的各种「运动」都在风起云涌地蓬勃开展,譬如以前有什么「多吃面粉运动」,「城市清洁运动」(即是丢一张纸便罚款五百元之运动是也),最近又有什么「防止空气污浊运动」(听说是为了防止市民吸入太多毒气云云),真是不胜枚举,五花八门,多姿多采。

然而,我却认为还是缺少了一样最重要的运动——「灭鼠运动」。我们应该本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精神,彻底消除星火一类的文坛鼠辈,使此等既无「永久性」也无「个别性」之「特质」的「文学」,永远绝迹文坛!诚如《封神榜》中所云:「咄!逆畜!快现原形!」

让我们高举照妖镜,现出这一伙牛鬼蛇神的丑恶面目,扫清我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把人民的文艺不断推向前去!

拳 頭

高水明

用力的
握紧结实的拳头
一个个
象铁锤

一个个
象铁锤的拳头
挥动起来
要战斗呵
要打出
自由平等来

沒有積極作用的詩



山心

一个正派的文艺工作者，他所写出来的作品应该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不应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发泄个人的恩恩怨怨。

基于上面所述，让我们来看看发表在第三期《奔流》月刊的一首诗「挽歌」吧。从这首诗的内容看来，作者应该是追悼不久前不幸遇车祸牺牲的廖金玉吧！但是人们读了这首诗，看到的不是作者的真正追悼，而是另一种不健康的感情。诚然，对于一个做过有益于人民工作的人的死，我们都应该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写纪念文章。但写纪念文章（或诗）则应该用来表扬死去的战友为人民服务的动人事迹和高贵品质，而绝对不应该把个人的恩恩怨怨写作作品中，更不应该把具有这种倾向的作品拿去发表。但是「挽歌」这首诗中，却犯上了这严重的缺点。为了方便论述，这里摘录中间的一段：

脑海里还有你温柔的笑靥
还有那几个星期天你粥的香甜
还有你走在正义的队伍里
你大声地喊叫着，你表现得那么兴奋
还有后来碰面时你的佯装不睬
如今 你所有的横蛮已化为纯真

对于最后的两句诗，实在有点令人费解，起初我还以为印刷上的错误，后来仔细的看「你所有的横蛮已化为纯真」这句诗时，却使人隐隐的感觉到作者与他所要追悼的朋友的不愉快场面（从这两句诗中推测，如不符合事实的话，请作者原谅）。我认为作者如果是诚意的追悼朋友的话，就不应该在自己的诗中对死去的朋友讲风凉话，什么「你所有的横蛮已化为纯真」，这是作者对已死去的朋友冷言冷语的具体表现。

对于最后一段诗，我认为那只能增加当事人的痛苦，而没有一点感染的力量。请看作者在写些什么呢：

没想到这竟然会是事实
没想到就这样失去了你
我们还能为你保有什么

除开那一股深深的哀愁
除开那一个鲁莽者应该有
永久的内疚（他应该有）

对于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人的不幸牺牲，任谁都会在心中产生难受、痛苦的感情。更何况与死者一同罹难而幸免一死的骑电单车的他，他内心的痛苦（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内疚）是可以预见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诗歌中对他这样不客气呢？其实，只要我们深一层的想一想。在廖金玉「隆帮」电单车的那种情况，那种时候，在那样快的行车度中所产生出来的悲剧，真正的罪恶祸首应该是这吃人的旧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对人民大众来说是一点自由也没有的。

最后希望作者能够原谅我的直率。更希望看到作者的诗歌创作中，把他的诗歌作品逐步提炼成为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的战斗武器吧！





這才是前途

續完

● 秋豪 ●

四

从人从拥挤的街道上越过了几条大街，走过了两条小巷，终于来到大强家里。

大强的母亲一见了，就嚷道：「哗！豪仔，好耐唔见你囉，好吗？」

「好，好。今日得闲走来搵阿强坐。」我以粤语回答大强的母亲。

「大强！大强啊！你老书友来搵你啊。」大强的母亲又嚷着对大强说。

「是那位？请进来吧。」

「是我，大强。」我回答。

「呵！秋豪，坐，坐……」

刚坐下片刻，大强的母亲倒了两杯茶迎了过来，还未把茶杯放下就向我说：「豪仔，你以家做七野工作哪？哩，阿强无野做，坐在屋企就来半年咯，你有七工作就介绍佢做啦。」

我听后，内心有些感到尴尬。唯有向他母亲点了点头，有点麻木似的硬装着一个笑脸，心里很想对她说：我是「泥菩萨」啊——自身难保！终于，我什么也没说。

「近来怎么样了？」他问。

「我也象你一样没事做。」我坦白地向他说。「我呆在家里，父母也替我心烦，叫我去什么「劳工部」「职业介绍所」申请工作，我极不愿意去，父母却苦苦地劝告，邻居的华叔们也七口八舌相劝，我就姑且去申请了，可是，直到现在那有什么工作叫我去做呢？打着所谓的「职业介绍所」的招牌确实是好看吧了。」

五

这几个晚上天气特别闷热。这个月来母亲经常与父亲吵架，父亲经常无端端找弟妹打骂，且经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在沉思。我明白他内心的苦闷。

今晚上，父亲不知怎么回事，拉了我去找一个亲戚。这亲戚是个神棍，靠着每天与人算命占卦过活，也不知骗过多少无知的人。原来父亲是想我给他做个小神棍，跟着他学些骗人的技俩。

天啊！我差点气昏了过去。家里的处境困难，我不是不着急，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做这种可耻的事，我立刻丢下了父亲，一溜烟跑出来，躲在马毅家里过了好几天。他很同情我，但要我回去。

终于我回到了家里，而且在马毅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厂工，虽然工资不多，但总算有了工作。

一个月很快地过去了，父亲也没有再在我面

賣 榴 槌

何麗芳

「榴槌

榴槌

出自山芭，
又香又甜」。

「榴槌

榴槌

一粒大大，
仅五毛钱」。

喊破喉咙，

沫尽汗；

走过的人呀，

看也不看。

头晕眼花，

在突然间；

两个「地牛」，
出现眼前。

开口问起，

「礼申」那里；

摇一摇头，

默默无语。

非法生意，

有损法律；

拉上差馆，

才是道理。

拉走「罪犯」，

载走榴槌；

一粒一粒，

又香又甜。

没有童年

山 紅

你没有美丽的童年

没有绮丽的幻想

唯有用手上的每一份报

换取人家的几分钱

几分钱

在有钱人眼里

简直少得可怜

但到你的手中

已经历尽了多少辛酸和凶险

人家上学校

想当未来的圣贤

你却跑街头

生活中总少不了呼喝、臭骂和白眼

只为那区区的几分钱

难道你不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为什么被人们视为下流

难道你一出娘胎

命运就注定低贱

起 來 莊 卜

起来吧，

被压迫的人们！

别老是流泪、低头。

在狰狞的面目之前，

让我们坚强地挺胸，

让我们紧握拳头

把他们赶走。

前提起算命的事。每次，我无意地望他一眼时，他总是有点羞愧地低下头，避开我的眼光。有时，我偶然也发现父亲从母亲每月的工资里抽出一元来买马票，母亲知道了也不反对，反而说什么「人无横财不富」。可是，当那马票带给他们失望时，他们又在哀叹：「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宿命思想。为了生活，母亲更勤劳地工作，既使身体有些不舒服也不敢请假休息，父亲对职业是更加倍地注意，从早到晚都在外边找工作，很侥倖的由一位要好的朋友介绍才领到多少衣服回来缝裁。

可是过了一个时期，父母亲却来劝我别做那份厂工，说什么一辈子替人作工是没有前途的。要我凭着家里储蓄到的一点钱去摆街档做小买卖，也可算是个小老板，不必经常受人叱骂。然而，父母的这一要求被我拒绝了，我不愿受他们的错误思想所约束！

六

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亲身体会到许多我所从未认识的问题，更认识了许多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

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广大的劳动者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雅英前天到我家来告诉我，他父亲的档口被拆了，还连人带货品被强硬地拉上马打车，有几位同行的兄弟来不及把货品搬走，也遭受到同样的对待，货品被充公了还得得罪了款了事。

雅英的母亲替人洗衣，父亲当小贩，雅英在工厂里当女工，一家大小的生活才勉强能够维持。现在父亲档口被拆，生活也就成了问题，幸亏同行的兄弟们给予各方面的关心照顾。

在这恶势力笼罩着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辛勤从事劳动，付出了健康，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吃不饱，穿不暖。

于是，有少数的被剥削者经不起恶势力的袭击，他们看不到人类幸福的前景将在黑暗过去的时候到来，于是，于是自杀了——投河、跳楼、悬梁……

可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大多数被压迫者正以「抛掉幻想，积极斗争」的战斗豪情向着恶势力冲锋陷阵！为彻底粉碎这吃人的旧社会而斗争！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终于毅然地参加了人民的队伍，我决定为了大家的前途而奋斗终身。

我相信，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前途。

鴻 來 者 讀

編輯部輯

编者先生：

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正派文艺刊物所面对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你们能在困难面前昂首挺胸，沿着鲁迅先生所走的血路，奋勇前进，真是使我们高兴的事。的确，《奔流》的出版，是负着时代赋予的向文艺黑线开火的使命的。

我们的文坛，说它乌烟瘴气，应该不会是太过份的吧？可敬的文艺战士们，是应该心明眼亮，时刻观察，把藏在暗处的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它们永无放毒之能的。

在此，我对贵刊及其他正派刊物如《文艺生活》等有些意见：就是思想性过高，大块头的长篇文章占了大部份版位，使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群众难以接受。先生：我认为最好能多登些短文和杂文，这样会有较大的教育性，你以为是吗？

对了，贵刊能否介绍些马来文、英文或印文的短文或书籍呢？因为这能够促进各族劳苦大众互相了解 and 认识，应该是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不是吗？当年鲁迅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而着手翻译《毁灭》的。

《文艺生活》第四期君清的《渔人之间》，写得很片面。结句写道：「我生活的海呵！难道是你伟大的胸怀！」扑具的落后，渔民生活没保障，渔商的剥削，苛捐杂税……君清君并没有揭发。我不禁要问，难道渔民的痛苦，要归罪给大海吗？

有人对彼岸的一首诗，批评说太过份了，可是我却以为是道出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心里话。我们喜爱这样的诗。希望你们努力，使诗歌成为人民的战斗武器。此祝
前程万里！

读者晓华

一九七〇年八月廿日

《奔流》月刊编辑：

跟随着人民事业的一片大好形势，进步文艺工作也局部地（在星岛）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有人甚至把星岛，以鲁迅时代的上海来形容，我以为确实是有相同之处。

这一年来，进步刊物出版了许多，其中，我以为贵刊是份量很重的，虽然篇幅稍嫌薄了一些。

贵刊作为文艺性月刊，在各种文体的创作方面，都有相当特出的表现；尤其是诗，在这许多刊物之中，可说是最令人满意的。

其中林康的诗作取材多样化，表现手法颇为新颖，我们很喜欢《昙花》，《把眼泪忍住》，《都市的故事》等。

游十二的小说，也很令人喜爱，在两篇作品之中，我们比较更欣赏《MC》，觉得很有力量。杨梅的《钱的风波》，写英镑贬值时，檳城的罢市斗争，很有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写得很成功。

彼岸的散文——《给亡友》，《永远的怀念》，写来朴实有力，比他的诗好得多。

新辟的「随手拈来」，是一个杂文版位，我们非常拥护，这是应该提倡的，希望你们会在这方面，也做出好的贡献。祝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读者

陈××上

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

奔流稿約

■《奔流》的版位，是公开的、又不是公开的。

■对于一贯颠倒黑白、美化丑恶的大小虫豸们而言，不管他们是「名流」、是「才子」、是「中流砥柱」的文坛「主将」，《奔流》绝不是让他们放毒的场所。

■对于愿意把文艺作为驱赶黑暗、迎接光明的斗争武器的人们，我们表示最真挚、最诚恳、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尤其感到需要的，是有份量的文艺批评、报告文学及小说的文字。

■为了使《奔流》更能符合要求，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对它的批评意见，以书信的方式具体地告诉我。

■編輯部

北方木刻

北方的作家们是处在更无拘无束的空气里面，被解放了的人民大众的乐天生活影响着他们，使他们的反映都呈现出一片乐天的景象。这是南方的作家所不能够产生的，一般地说来，北方的作品富于喜剧情调，而南方的作品富于悲剧情调。

——郭沫若（《北方木刻》序）



延安保育院一瞥

陳叔亮

遠東電版柯式製版公司

新加坡加加實拉里峇拉二三三號

(大牌 116) (中峇魯四脚亭)

電話：633589

承製：

- ★各種黑白及彩色電版。
- ★各種厚薄銅版，銅牌，凹凸印，火漆印及徽章等
- ★柯式分色片，黑白片及柯式版

母親

朱揚



讀書與寫作

章翰



馬華文藝
思潮的演變

方修



七十年代文叢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